

杨建民 著

湖南大学出版社

翻書風清

巴金先生的签名本

冰心的签名本

冯至先生题字及教诲

朱光潜的签名本

丁聪的题字本

张中行的题字本

与杨绛的一点书缘

臧克家诗笔题字

黄苗子的题字本

杨建民 著

翻書風清

湖南大学出版社



隨筆文丛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翻书风清 / 杨建民著. — 长沙: 湖南大学出版社,
2017.7

(开卷随笔文丛)

ISBN 978-7-5667-1270-7

I. ①翻… II. ①杨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44666 号

翻书风清

FANSHU FENGQING

作 者: 杨建民 (著)

策划编辑: 肖立生 邹彬 刘旺

责任编辑: 肖立生 刘旺

责任校对: 全健

装帧设计: 山和水设计工作室

印 装: 长沙超峰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 850×1168 32 开 印张: 7 字数: 152

版次: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: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5667-1270-7

定价: 28.00 元

出 版 人: 雷 鸣

出版发行: 湖南大学出版社

社址: 湖南·长沙·岳麓山 邮编: 410082

电话: 0731-88822559(发行部), 88821691(编辑部), 88821006(出版部)

传真: 0731-88649312(发行部), 88822264(总编室)

网址: <http://www.hnupress.com>

电子邮箱: 56181521@qq.com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

湖南大学版图书凡有印装差错, 请与发行部联系

第一次得签名本 | 001

巴金先生的签名本 | 007

冰心的签名本 | 012

冯至先生题字及教诲 | 017

曹靖华的先后题字本 | 023

朱光潜的签名本 | 029

孙大雨的“自校本” | 034

萧乾的题字本 | 041

与李霁野先生的书缘 | 048

丁聪的题字本 | 059

张中行的题字本 | 065

批评引来的签名本 | 070

孙犁亲题的书名 | 076

两部光未然的歌诗集 | 084

与杨绛的一点书缘 | 091

范用的两册《我爱穆源》 | 102

萧军的题字本 | 109

与柯灵的书情 | 115

杜宣的题字本 | 122

冯友兰的两次签字 | 127

臧克家诗笔题字 | 134

与魏荒弩的书翰缘 | 140

吴小如的漂亮题字 | 148

林海音隔海书情 | 157

黄裳的题字本 | 163

黄苗子的题字本 | 169

初读毛边本 | 178

我的六位“奥涅金” | 182

不题字的赠本 | 188

书店记趣 | 196

呼唤“书评家” | 199

历史的浪漫情怀 | 202

彩笺尺幅 云烟万千 | 207

后记 | 213

第一次得签名本

经过多年努力，书架上已有了多种珍贵的名家签字本，可是，第一次获得签名本的情形仍清晰印在脑际。

一九八一年，是鲁迅先生的百年诞辰，全国各地都在举办纪念活动。当时就学的西北大学，因早年（一九二四年七月）曾请鲁迅先生讲过学，这次便充当了西安地区纪念活动的集中地。

记得是六月十六日那天，多位学者到西北大学来做讲演。当时改革开放未久，一些文化名人才陆续露面。想到能见到这么多位仅在著述中知晓大名的学人，没经过多少场面，又有些名人崇拜的我真是有些激动。头天晚上，在架子床上思量，能否叫这些学者们给咱签个名啥的呢？后来越想越真，便细细谋划起来。

本来，让学人签名，最好是在他们自己的著作上，可当时一切正在恢复中，书籍出版虽然渐渐开禁，但不发达的印制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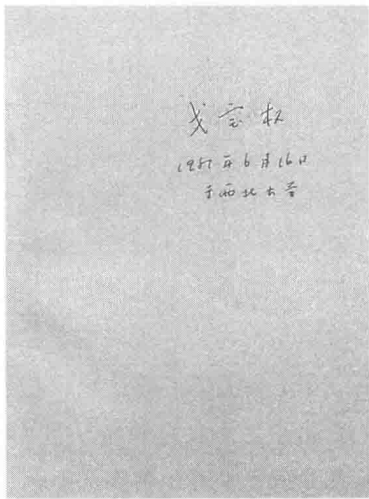
力却不能满足人们极端旺盛的读书渴求。那时买书的疯张情形，今天人绝对想不出。当时就算赫赫有名学者，出书也有限。即使能出，那几千上万册（在今天很能令人满足了）的印数，撒到全国，真不够当时读书人抢的。我哪儿能方便买到，买全的。拿个笔记本子什么的，又觉得难有特别的纪念意义。忽然，一个奇妙主意冒了出来。

那时，书店里常常削价处理各类“文革”时印的图书。其中鲁迅著作单行本非常多，也很便宜，一般也就三两毛钱。当时虽然很“差钱”，但这样价格还买得起。陆陆续续，这些单行本几乎买个遍。这次活动是纪念鲁迅先生，将它们拿出请学人们签名，岂不名正言顺又合适恰当吗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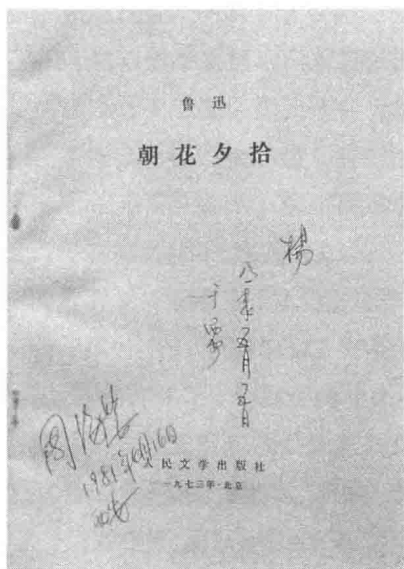
主意想好，我便挑出《彷徨》《野草》《朝花夕拾》几种代表作装在书包里。第二天一早，急急赶到图书楼西边的演讲教室，抢个挺前面的位置。记得那天到的学人很多，曹靖华、李霁野、许杰、戈宝权等与鲁迅有直接接触的人也来了，还有鲁迅之子周海婴。当天的主讲人是戈宝权先生。他主要讲述了鲁迅先生作品在国外的发表和影响情况。说实在的，当时感觉里，鲁迅只是中国的。他那些因压制而曲折隐晦的表达，似乎只有生活其间的国人才体味、分辨得出。可从戈先生的介绍中，我渐渐感到，除去这些“曲折隐晦”，鲁迅著述还有极多人类情感、思想的共通因子，这是人们可以相互交流和往来的基础。听了戈先生这次演讲，我有了一点“长进”。之后开始注意这方面的有关情况，还陆续写出一些中外文化交流的文章。现在想来，应当与戈宝权先生的这次导引有显明关系。

接下是海婴发言。他发言有一点至今留有印象。就是当时大家好奇：海婴为何没有“子承父业”，在文学上有所发展？海婴讲，自己为什么没有学文，主要还不是鲁迅不让做“空头文学家”的遗训，而是兴趣不在此。他举例，自己小时候，将瞿秋白送的一套苏联玩具拆个七零八落；一些物件，一不小心就被他拿来拆开“看个究竟”……现在想来，大家当时的好奇，也颇有意思。文学方面，“子承父业”，几乎不能。尽管我们可以举出什么“三曹”“三苏”父子，以及国外“大小仲马”等例子，可个体创作，却绝不是父子血脉流传或“身心秘传”所能为。国人之所以有此想法，是否与长期以来帝王传袭方式，与时过未久的“老子英雄儿好汉”的“文革”畅销思路有联系？

两人演讲结束。我见学者们准备退场，便急忙冲了上去，从书包掏出鲁迅著作递给两位主讲人。大约因为快迅，我的签字非常从容顺利。戈宝权先生在《野草》扉页上签了名，落了时间地点：“一九八一年六月十六日于西北大学”。正写着，跟前一些人反应过来，也纷纷赶来请戈先生签名。可他们大都没什么准备，拿的都是手头的记录本之类。戈先生看我拿了一叠书，就小声商量，一



◎戈宝权在《野草》书页签名



◎周海婴的签名

人就签一本好不好？不好勉强，不过也很满足了。周海婴在《朝花夕拾》上用圆珠笔签了名，记下时间地点，写得很圆转流利。这时我已经被包围在人群中，好不容易才脱出身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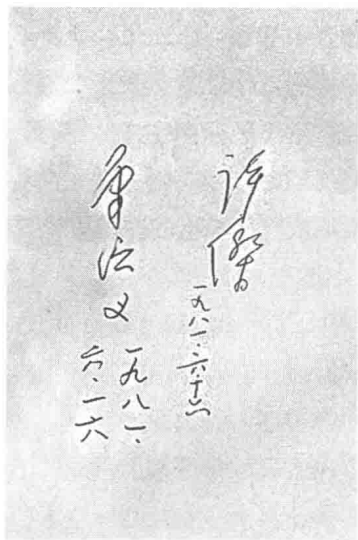
出了教室门，我想，还未求到曹靖华先生的签字呢。曹先生的作品我读了不少并十分喜欢，家里就收存有“文革”中出版的《春城飞花》《飞花集》及几本译作。可眼下取不

到手，没法。我赶回宿舍搜寻，恰巧一本新买的散文集《画山绣水》收有先生《风物还是东兰好》《天涯处处皆芳草》两篇散文，凑合吧。

我拿着书赶紧跑到办公楼，四下寻找。还巧，在一间休息室见到了曹靖华先生。我顾不上礼数，一下子赶到曹先生跟前。一边口不择言说些读先生著作的感受，一边说自己不能拿先生自己作品请签名的缘由……对于这样的毛头小伙，曹先生大约见得多了，他拿过书翻了翻，还问了句什么，跟前大约是先生的女儿凑到他耳边解释了一下，他便接过我手中的笔，在扉页签了名，写下时间地点。当时我们宿舍几人都在寻找曹先生著

名译作《第四十一》，我便问这本书还再版不，印象中曹先生清楚地回答：不出了。当时“左”风并未彻底肃清，这本著名的“人性论”作品，想来译者是不愿意再沾它了。（《第四十一》后来当然能够出版了，用的仍是曹靖华先生译本。我手中的一册是个老本子，后来也得到曹先生的毛课题字。不过这已经是另一段故事了。）

在休息室一转身，我看到了老作家许杰等先生。手头还有一册《彷徨》，我赶紧递上前去，请许杰先生签名。许先生慈眉善目，眉毛似乎都有些白了，看去十分祥和。他拿过笔，在书的扉页竖着签上自己的名字，另一行落下时间。（今天翻开，看到先生用的是繁体许“傑”，十分流利地连笔写。）转过身，看到我校的有名学者单演义先生。单先生当时没给我们上过课，不过当时我已读了他著的《鲁迅讲学在西安》，知道他是一位饱学之士。手头没有书了，只好将许杰先生签过名的那册《彷徨》递过去。单先生笑着说：还要我签吗？我说，当然要签。其他几位先生也说要签。单先生便一边笑着，一边把书举到手上，在上面签下了自己的名字，署下了时间。我把几



◎许杰单演义在《彷徨》书页签名

册书合在手上，一再向几位学人表达谢意。几位长者笑容满面，看得出他们当时的愉快心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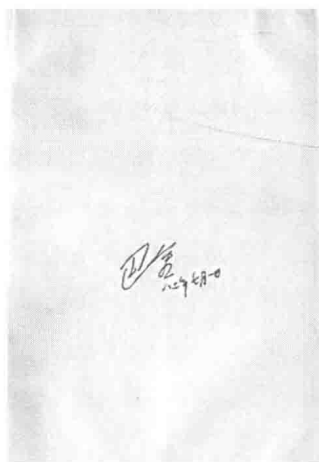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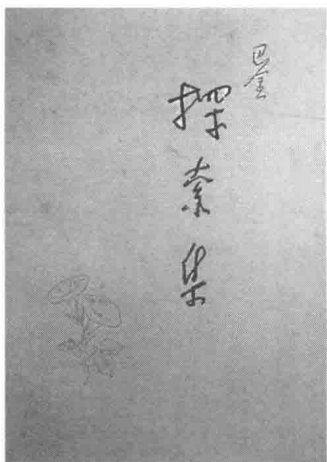
一下子，我就有了四本名人签名本，而且大多在鲁迅先生著作上，真令人满足。这当然是要特别珍藏的。我将几册书搁在一起，几番搬家转移，都自己提袋拎着，不让湮没在四下难觅的书堆，使自己可以方便翻读。今天，我再次寻出这几部鲁迅著作，随意翻开，几位学人的签字，又鲜活在眼前。当时的情景，一下子浮现出来。这些字迹，引起了我的愉悦记忆。可按照当时记下的时间算算，竟然已过去三十多年了！叫人不由一阵怵然。

几位长者，已经先后辞世。这虽是自然规律，可仍然引起内心一些憾痛。人生路上，是需要鼓起勇气，做一些自身能够完成的工作。这些名家，是做到这一点的，所以受到人们关注和敬重。即使字迹，也给人许多绵远怀想。这，也许是我们仰慕他们的心理基础；是人们希望像他们那样，在追求生命意义道路上行进不已的原动力吧。

巴金先生的签名本

说起读书，我们这一茬人真是可怜。求知欲望最旺盛的时候，却只有几本几乎人人能背诵的红皮书摆在书店。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有幸赶上“高考”，进大学后读起书来，真用得上“热狂”二字。

实在说，在此之前，巴金的名字听说过，见到过，但那是在震耳欲聋的大喇叭里，在打着血淋淋红叉叉刺目的大字报上，一连串的可怕“罪恶”构成了我对巴金的最初印象。到了大学，上现代文学课，巴金当然绕不开。读巴金，是从《家》进入的。只记得当时是一口气“吞噬”下去。当年二十出头，心律和书中青年的脉动相互应合，激荡不已。虽然《家》中年轻人的命运都并不顺畅，但我还是从中深切体会到巴金在一九三七年及一九五七年为《家》写的序言，以及后记中反复申说的话：我自己喜欢这本小说，因为它至少告诉我一件事情：青春是美丽



◎巴金《探索集》签名本

的东西。我始终记住：青春是美丽的东西。而且它一直是我的鼓舞的泉源。

当时阅读比较方便了。学校的“文科阅览室”放置了一套“文革”前出版，已不大完全的《巴金文集》，有六七本的样子。陆陆续续，将这些书大致翻阅了一遍。就当时心性来说，《家》仍是给我最强烈印象的作品。一九八一年九月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该书，我赶到新华书店，几番等待，好不容易才购到这次新出的版本。翻看版权页，这已经是第二次印刷本了。书的扉页，我记下了购书日子：“八一·十一·廿四”。

一九七九年，巴金先生的《随想录》开始发表。当时书刊极多，令人有目不暇接之憾。巴金的这批文字在内地发表并不集中，只是零星见到。但是，仅这一点点阅读，我感到了这些

文章忧思中带出的沉实分量。《随想录》第一集出版，学校书亭没见到。第二集《探索集》出版，已到了我们快毕业的日子。这册薄薄却有分量的集子购到的时间是“八二·四·二”。

《随想录》第三集《真话集》，是在单位上班后的一九八三年购到的。当时大约印制水平有所提高，质量看起来稍好一点。书的封面，加了一层塑膜，“巴金”的手写签名还镀上一层金色，看起来显得较为贵气，也比较耐磨，便于阅读和保存。这本书虽不过一百来页，可面对巴金先生思虑，如他翻译作品中主人公丹柯的话：把心掏出，高高燃起，给人们照亮道路。我的心被强烈震动。当时我跟几位友人说，巴金先生文章的真实锐利，许多是我一个二十郎当的人不曾想，不敢想的。

一读再读，我激起了想向作者倾吐感受的强烈欲念：写一封信吧！告诉巴金：您真是“年轻”——在精神上，您永远处于“青春期”。我，一个年龄上的青年人，被您——一位前辈，一位长者的精神震撼。只能通过一封信，几行稚嫩的文字，表达一点清浅却由衷的敬意。

写完信，我又想，能不能从收存的巴金著述中，寻出几种，请巴金给签个名？真想看看那如椽大笔书出的字迹。当时并不知道巴金患病，十分冒昧地选出《家》《探索集》《真话集》三种，包裹起来寄往《收获》杂志。因为当时巴金署着该杂志主编，请他们转交，也许靠得住。当时附寄的信，大意表达一个读者的真诚仰慕和敬重，认为巴金的话表达了我们（严格说其实是我自己）的心声。当然，也表达了寄书的另一目的：希望先生能够为这几部著述题字。



◎巴金《真话集》签名本

说实在的，将书寄去求作者题字，这在我还是第一次。在大学时虽然偶然请作家、学者题字签名，但那大都是他们到学校讲演或授课之际，非刻意为之。当然，我不能保证巴金先生能给书签字，甚至不知道巴金能否收到，因为盲目地寄出毕竟有些太过草率。

书寄出近一个月，两位到传达室取报的年轻同事回来，拿着一个纸包，一面看一边说：“巴金？……”我一听心便急跳起来：肯定是我的。赶紧接过。大信封上面是别人写的，虽然在《收获》大信封的下面署着“巴金”二字。

在同事的好奇目光中，我急急拆开邮包，寄去的三本书又完整归来。赶紧翻开，三本书先生都给签了名。略微有点意思的是，《真话集》上，巴金二字下落的时间是“六月卅一日”，

而《家》和《探索集》上,签名下落的时间是“八三年七月一日”。这短短的签名,想来大约不会分两次来写的。也许是写出一册后,觉着时间有误,便在后两册上更正过来的吧。

巴金的签名,都是连笔。他的字,也说不上一般意义的好看。空白页面,题在中间,独独地凸显。翻开,十分触目。看着这签名,想着书中热烈而坚实的文字,我怔怔了许久……

后来陆陆续续,我还得到过一些作家签名本,但巴金先生的签名本,我却一直在柜底珍藏,极少示人。巴金先生,在我的心目中,是一方文学重镇。他的小说《家》,他的五卷《随想录》,先后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精神的象征。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,巴金的作品能给人最有益的启迪。

巴金先生逝世后,我从柜中取出这三册签名本,十分爱抚地翻读着。时间真快,转瞬间距签名已近三十年了。《家》上的巴金签名,大约因为纸质,背面已经有些微微泛红。但是,后记中“青春是美丽的东西”这闪光的语言,仍然烧亮着我的眼睛;《探索集》和《真话集》中的文章,仍然给我很多启示。真正的生命文学,是并不会随时间轻易流逝的,巴金先生的作品再次证明了这一点。这是我——一位普通读者,从心底深深感激作家的,并期望通过此文向先生奉上最诚挚的敬意。

冰心的签名本

冰心大约是拥有中国大小读者最广的作家。记得在她九十、九五寿辰之时，多位小读者（包括长大变老的“小读者”），进门便叩头，口口声声是读着冰心作品长大的。他们面带喜气，行为充满童趣，似乎又回到了捧读《寄小读者》的岁月。

的确如此，冰心从写作之始，就自觉不自觉地集中在这样的主题——“童心”“母爱”“人性”。对此，冰心自己也是认可的。她最早产生广泛又长久影响的作品，是《寄小读者》。这批以“似曾相识的小朋友”“小朋友们”“亲爱的小朋友”称谓的通信，以凝练精纯、轻情灵动的文字，传达出思乡、念亲、怀人的无尽情绪，因而也感染了一批批，甚至一辈辈的“小朋友”，使他们对作者——冰心，生出了真切的尊敬和爱戴。

笔者出生也晚，距冰心最早写出《寄小读者》的时间，已有了数十年光景，但是，冰心仍是我喜爱的作家。尤其经过“文